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清末時事新策選

第八冊



(清末)時事采新彙選

第八冊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時事采新彙選

光緒帝二十月

員辭國難交軍好義
本日本日各處之衣官
只軍海陸王
恩賜中平
自路入
光緒二十八年十一月

大日本英商
光緒二十八年十一月

光緒二十九年十一月初六日

戶部宗人府廂紅旗值日無引 見 桂公崑中

堂因伊子得保獎謝 恩 增崇謝賞壽物

恩 書正恭送壽物覆 命 載搜豐深各假滿

請 安 劉玉麟預備 召見 櫛貝子良泰

各續假十日

召見軍機 劉玉麟

上諭本日召見之分省補用道劉玉麟著發往直隸以道員補用並交軍機處存記欽此

諭旨恭錄

光緒二十九年十一月初六日

論各國與滿洲交涉之關係

日本八月分大阪朝日新聞
錄六十二期外交錄

今世界之強國首為英美俄德法次則義奧使日本得與其間則又當次之矣或謂日本國勢足比肩於列強是井蛙之見耳庚子小戰偶為聯軍所敗此亦不足徵軍人之實力不見臺灣官軍之敗於土匪耶英日同盟亦未足徵日本實力之與英國同等不見英國外務次官謂此同盟者非為英國而為日本耶若以日本得干與於列國之交涉為說則亦東亞之交涉已耳孰是以論將中韓二國亦得以是自榮耶

滿洲交涉之於日本關係至重而在中國則較輕華官某嘗言若強迫俄人以撤滿洲之兵則忽其侵略伊拉時事采新彙選第二卷

癸卯年月初六日刊

滿洲交涉可貽列強以蚌之爭視伊犁交涉之為中國獨富其衝者尚較優也中國尚如此況英美乎夫日本英德皆有保全中國土地之宣告而德人言置滿洲於例外英人初不之自及日本使臣力爭而英始明言滿洲亦在保全之列然今日英國已有默許俄人舉動之勢彼克倫博恩嘗於英國下院言於韓國當認日本有勢力之範圍而於滿洲亦當認俄有特別之利害此可徵也美國於此宜更漠視之矣然今則攘臂而起者是非政治之交涉而實貿易之關係也使俄得滿洲而關為商港則美人何擇焉且使滿洲交涉在東清鐵路未建以前美國既無商務則必無今日之舉動美國與滿洲之關係皆

由東清鐵路而起麥粉進口最多而惟俄人需此故美國者苟無礙其於滿洲通商之利則將不問有滿洲者之爲何國卽爲保護商業計與其託之中國不如俄國爲擴充商務計與其盡徵俄軍不如駐一俄軍於滿洲之爲愈也以日本人而論今在哈爾濱者七百人在大連灣者四百人在旅順者六百人與爲貿遷者皆俄人日本所製煙草盛行滿洲實皆俄人所需哈爾濱以北地皆荒漠中俄接壤處所自遷居俄人外力能購物之華人曾不多見其南境則中俄雜處田野漸闢至遼陽附近則無不毛之地較之金州半島誠爲膏腴而視中國本部則戶口既稀財力亦絀輸出者豆穀之類輸入者棉布之屬而已凡華人

時事采新彙選第二卷

二

癸卯年月初六日刊

新至者或商或傭亦復依俄人爲生故使滿洲而無俄人則商務可知美國之一以滿洲商務爲生命者其於此事交涉之程度固可知也
英國於中日開戰之初尙觀中而疏日及其事定則已反其所爲故如格蘭斯登者雖正直之政治家而外交頗用權術所謂外交無常因勢而變者殆英人之長技乎英人於中國之保全分割非有成見惟以己國之利害定之彼揚子江之勢力範圍正預爲分割地耳惟今以保全爲利故與日本同爲保全之宣告而又引咆哮山東之德人於其中以牽制俄人而見俄之租旅順也恐其乘勢南下以危揚子江遂占威海以阻之俄人不爲之挫而經營旅大

如故泊日英同盟成則英國一變其威海之守備方謂藉日本之陸軍以禦俄而防俄之備遂以少地夫英俄情忌已久不使由北海出由黑海出由中央亞細亞南下幾如世敵今忽由歐洲及中亞而移之於東亞而賈其力當俄衝之禍於日本豈非英之快事乎值東亞有事而俄人不至窺伺歐洲印度誠英人所深喜若於遠東則德將防其南下以無妨其在華之利益故欲量助日本以使無敗於俄此日英之所以同盟也約謂敵國得第二國之援助則英當援日以抵之其第二國固明指法國也今看英法修好兩君以禮往還此其爲日英同盟之準備者當何如其干預於滿洲之交涉當何如固不難推而知之矣

時事采新彙選第二卷

三

癸卯年月初六日刊

德國爲外交界之彗星忽左忽右軌道殆難端倪其於西歐媚俄媚美媚法惟於英則誦言攻之於亞東之日本則如西歐之英常若不快於心者雖與日英同爲保全中國之宣言而常有右俄左日之勢聞日本主戰論則其報章出言相譏謂日本人何躁急乃爾滿洲交涉豈值如是囂張者是而非特右俄實以自衛吾恐交涉方畢於滿洲而旋起於山東且以英日爲東亞之競爭國而不覺其對之而疾視也
法國於此則處之泰然以較曩與俄德干涉遼東之時判然如出兩人彼嘗效俄德北方之租借而行之於南清今亦未有顯然之舉動自有日英之同盟亦遂移之於東亞

然此亦迫於俄法交涉之成例而已向者法以復讐於德而親俄今則知復讐之不易而甚有損於國家人民之幸福於是言復讐者少而親德論起而不必親俄之論亦起乃轉而親英也此其於滿洲交涉之所以甯靜也

奧義於鄰國馬其頓之事雖不肯讓步於俄而於遠東則固爲非必干與之人也

惟俄國爲遠東交涉之主人自造因而自食其果其政策非常識所能斷既不豫算財政而猝投數逾七億之巨款以建西伯亞鐵路使其奄有滿洲而乘銳南下勢如破竹則道勝銀行之收支果可據與俄人一切不顧惟以強權行奄有亞東之策誠日本所不堪於是滿洲交涉而歧時事采新彙選第二卷

四 癸卯年月初六日刊

爲韓國交涉滿韓二案卽日俄交涉之中樞也

日俄交涉由北京而移於俄京又由抗議而變爲協商所協商者謂使滿洲復奉匪未亂以前之狀簡言之則撤兵而已然俄人之所諾者則旅順如故大連如故東清鐵路之守兵如故所開放之商港則大東溝奉天而己是果足爲日本外交之得策耶決言之則非破壞俄人旅大之經營決不可謂滿洲交涉之已畢蓋日本之於滿洲非特關國家之安危而又有歷史之感情前者謂中國失遼東則有害於東亞之平和故脅奪之於日本今乃食言而自取之是豈有血氣者所能忍歟嗚呼此滿洲交涉之所以衝激於日本人也平心而論俄人既建鐵路則酌駐守兵亦

不爲過恐世界各國皆能容之必欲俄兵盡撤者非中國之意而日本之意也既有此意乃不以抗議而以協商宜北京有協商已成之傳聞也夫我日本於滿洲之經營既已失敗至協商而又甚若協商既成則其所失敗者何待言與

列強之於滿洲交涉雖若不經意者而日本在韓之勢力固已公認報章固嘗言之蓋常以韓國爲日本勢力範圍也久矣而日本曾不自任乃有日俄協商之舉一千八百九十六年首次協商一日日俄均不得干預韓國內政二日韓國財政日俄共保護之三曰日本既設電綫於京釜俄國亦當有建設京義電綫之權而其發明書之第三第三時事采新彙選第二卷

五 癸卯年月初六日刊

四兩款則如左

第三款 韓國近狀日本爲保護京釜電綫有當置衛兵之處當撤去三中隊衛兵而代以憲兵大邱五十人可興五十人京釜間十站各十人其分派之法可隨

通而以二百人爲限俟韓國內亂平靖憲兵亦漸撤退

第四款 韓人如有襲擊日本租界之舉當留日本兵以爲保護京城二中隊釜山一中隊元山一中隊每中隊不得過二百人其兵必屯駐租界俟其事平而以漸撤之至俄國爲保護使館及領事館亦得駐兵惟不得逾日本駐兵之數及內地靜謐亦當以次撤去

爲防俄國之干預韓國內政而有協商乃適以束縛日本
許日本置守兵而俄國亦同其權利且有豫占之電線權
一千八百九十八年新協商之第一條第三條如左

第一條 日俄約定認韓國主權及其完全獨立於其
內政不爲直接干涉

第三條 俄國政府當認日本人在韓工商業之發達
及僑民之多數決不有妨害日韓兩國工商業發達之
舉

第一條認韓國獨立較先時之協商更爲明瞭第三條雖
認日本有特別之關係而所謂不妨害商工業者實普通
之事豈非日本曾無所得而俄國轉可以指揮如意歟今

時事采新彙選第二卷

六

癸卯冬月初六日刊

龍巖浦之交涉無端而起論者或以是爲俄人抵觸協商
之條款蓋指第一條言也然我日人豈得以協商自限要
以歐洲所認之勢力範圍爲應盡之天職也俄人所爲我
日人固當爲之乃束手不發待其進步而始爲之驚詫豈
不愚與

今於滿洲交涉所謂平和協商者又傳有滿韓互易之論
夫滿韓互易者何意耶使以韓國按日俄協商之文字例
之則將曰日本認俄人在滿洲商工業之發達及僑民之
多數決不有妨害中俄兩國商工業發達之事而又許其
駐兵若干自是以外固無可協商也夫中國之主權俄國
常認之而常蹂躪之將以此等協商爲互易乎委韓於日

本而收滿洲於俄國是非協商之所能公言者故滿韓互
易之說實爲吾所大惑不解者也

使協商不成而日俄互不讓步其開戰乎曰否非開戰而
脅迫脅迫不效則干涉干涉不效則調停此可逆觀者也
戰者非獨當局兩國之不利以其地商業中止而各國皆
與有損焉故必出以調停及是而準諸韓國案日俄協商
之例則俄人在滿洲之勢力必爲列國所公認蓋列國於
開放滿洲商港而外固無重大之關係也

要之日本既誤於始而使俄國得伸勢力於滿洲至今而
爲此迂緩之協商以爲公認俄國勢力之助力策之至下
者也彼關東總督阿力喀塞克夫再顯於朝將一掃財政
時事采新彙選第二卷

七

癸卯冬月初六日刊

顧問之舊習而實行其侵略之政策矣當是時所謂名與
列強之我國將奈何彼俄國者常運動於實力之上吾則
專術虛名而反懾服於實力又焉往而不絀與

日本維新前外交瑣事

外史稿

日本當明治維新前其關於外情隱喪利權殆無以殊於
我然彼邦不三十年而比肩列強馳騁壇坫則何人前而
我卻也彙錄軼聞用資談助亦以冀我士夫知所愧勉而
興起焉

明治四年公爵巖倉具視率僚屬多人游歷歐美蓋爲使
當時官吏拓充見聞非本有議改條約之意也時使臣森
有禮駐美國稍久以粗達時務自信因說於巖倉曰美廷

見我能自強頗重禮之苟假此機以修改條約之說進彼必樂從嚴倉雖其議即言於美相斐士希斐似首肯惟言事關重大非持有全權文憑不可嚴倉迺命伊藤博文歸請於朝先是日本政府擬就東京與各國公使議改舊約既得嚴倉之奏廷議一變遂授嚴倉為全權大使赴列國分別商議列國政府聞之即乘嚴倉未至之前召還其駐日使臣詳詢日本情勢德使蒲蘭德本欲藉改約以見功聞將開議於本國心滋不樂歸途經華盛頓訪嚴倉笑語之曰竊聞貴國政府命公分詣列邦議改約事此誠列國之幸也雖然不能不為日本惜嚴倉大驚叩其故則曰凡通商立約有所謂最優待國條款者既有所許於甲即不

兩事采新彙選第二卷

八 癸卯年月初六日刊

能不許於乙而欲乙納改正之議則許於乙者必較許於甲者更多由是而丙而丁多一國即多一讓日本將不勝其累矣故莫如集各使於東京會同商議則所讓者少且同時而得諸國之允不較便乎於是嚴倉諸人始恍然於最優待國條款之為義進退維谷爰遣伊藤改前說於美相伊藤受此難題躊躇莫措越日始得一策言於美相曰日本政府今命外臣等邀集列國欽使至歐洲某國京城同時商議今當以巴黎為會議之所願貴國遣使往焉美

相答以事究難行而改約之舉遂寢

安政年間美使哈爾黎至日本訂約時所著日記有曰予在下田以銀米易價事與外國奉行

日本官名

聚議多時卒無

端緒遂去而之江戶即今之東京以為謀諸執政者當可不煩言而決矣至領事理訟一節徵諸當時形勢雖為外人至不可已之舉然恐難以見許不圖至江戶後銀米易價事依然辨駁數日僅得定議而領事之理訟一言即允此則非意料所及云云蓋當時日本幕府以為畫定租界不干涉外人行事引為得計而不知失其治外法權為國大害其愚瞶正與我國昔年如出一轍也

明治二年大阪造幣局落成招駐京各使赴讌時日本未廢刀也有荷蘭公使目近視誤踐武士某佩劍俛首引咎某怒不解曰夷奴以賤足汚我武士精魂斯罪不可恕荷使正色曰泰西之禮凡無心犯人者謝過則止今君必不時事采新彙選第二卷

九

癸卯年月初六日刊

容僕亦未可如何無已其角鬪乎惟囂囂延席之前慮失敬於主人請出庭前一決勝負於是某嘿然無語諸客居間排解反囑某向荷使引罪事乃已

英王子游日本請謁日皇政府強徇其請而謂醜類入禁城是大不祥及王子過宮門外之二重橋潛命人潑水其後翦紙作幣加諸王子之身蓋昔俗以是祓不潔也又嘗置十字架於街心任人踐踏梟俄人首以當溺器其頑固有如是者

萬延元年遣兵艦至美國往者九十餘人至則聞見未習咸相駭怪後諸人中有以當時情事語朋輩者僉為發噤其言曰初美人以馬車來迓予輩不知其名御者促之坐

乃敢坐道展輪奔馳迺怡爲載客之具抵旅舍見錦茵敷地意其物必至寶貴慮以草履汚之也趑趄不進繼視西人有躡革靴泰然步其上始放膽入及飯備保持酒具至旬然一響予輩相顧愕眙方謂誤毀器物而不知其爲去瓶奉林巾浮物塊然疑爲冰又訝盛夏安得此座中有試飲者著舌若焦然大嚼或則齧之觸齒牙稜稜有聲思吸菸覓火不得久之乃就爐取火又苦無盛灰之具捲以紙納袖中則餘火未盡烟自袖出衣且灼矣一日見男女相攜舞蹈心竊訾之然常聞人言笑則非禮故不敢不斂容旁視云噫少見多怪人之常情是雖笑談亦實事也普法用兵時日本始知有局外中立之舉其實何謂中立

時事采新彙選 第二卷

十

癸卯年月初六日刊

夜潛遁法軍艦倖爲不見可耳副島等稱謝以去副島種臣初爲學生監督寓長崎時謀於英人弗爾培克從之假書與以聯邦史略萬國公法二書皆中國譯本也副島受而讀之迺稍稍曉外事明治二年得拿破崙法典一書急倩箕作麟祥譯之自是益熱心於釐革制度矣副島又嘗自言彼初爲外務卿時起居服御統摹西式常冠白色高冠以人呼常帽曰屬國帽故惡聞其名避而不用也此亦見日人有能自振作之心已

時事采新彙選 第二卷

十一

癸卯年月初六日刊

雖缺政者未了了也會有人民高島嘉右衛門購普船一艘爲法軍艦所捕日政府旁皇莫措或曰據萬國公法不應捕中立國商船法國違公法其將何以處之或曰法之捕我商船必有所據而然恐非不法之行也於是遣副島種臣寺島太輔二人往商於法使詰以日船見捕之故法使出公文相示曰政府命也一月前有英人購普船於上海者亦爲法軍艦所捕今其船尙由法人暫管日購普船而法捕之其事相等副島曰夙承厚愛敢以情商之於君敵國諸務草荆君所深知今雖宣告中立而惟官吏知之人民則茫然莫解故高島購船不得謂爲助敵願君體斯意而審處之法使有難色搔首久之乃曰然則令該船乘

光緒二十九年十一月初七日

禮部太常寺正藍旗值日 禮部引 見九名正

黃蒙四名兩翼二十七名 熙貝勒假滿請 安

奎公由 東陵回京請 安 裕中堂溥良成章

各因伊子得保獎謝 恩 劉玉麟謝交軍機處

存記 恩 于振江預備 召見 崇中堂續

假五日 瀛貝勒續假二十日 溥興續假十五日

銘公榮公各請假十五日

召見軍機 于振江

上諭江西學政吳士鑑奏考核教職據實舉劾一摺候選

知縣南昌府學教授李明鏞著在任以知縣即選前龍

諭旨恭錄 光緒癸卯十一月初七日

泉縣訓導胡發珠著以知縣補用萬年縣訓導秦鏡中

著賞給五品銜候選訓導謝琦著以訓導即選瑞州府

學教授劉文藻煩老龍鍾難資訓迪著勒令休致該部

知道欽此

上諭近來督撫動輒奏調人員並有此省方調彼省復又

奏調者其中難保無請託徇私情弊且各該省候補人

員甚多何至乏人任使嗣後非軍務省分不得紛紛奏

調以杜倖進欽此

上諭本日召見之遇缺儘先選用道于振江著以道員交

軍機處存記欽此

論俄日協商 第六十一期外交報

異哉我國人之言外交聞俄日備戰而懼聞俄日協商而喜

自俄日以外歐美各報所以危開戰而慶協商者其地位

則然彼其宗教思想好頭戰而趨公斷一也至於遠東驟

係最大者為商務開戰則東方各口之商情與夫各國之

國債錢市皆不能無所障礙協商則否二也勢力範圍大

局粗定脫有戰事勝者藉其武怒將申張勢力以侵他國

之範圍而他國不能不干涉動機既發萬緣雜轢利害錯

綜豈可預計協商則無論議案如何決不能溢兩國範圍

之外而各國轉得以利益均霑之例坐享其成三也凡歐

時事采新彙選 第二卷 癸卯冬月初七日刊

美人之所以懼開戰而喜協商者以此

其在我國則彼二國之戰也方以吾國為無主之地而占

為戰場且其範圍自兩國互相制限以外吾固無可以制

限之其勝者橫決經行有席捲囊括之勢而敗者猶將收

燼蹈隙以取償於我彼夫預訂兵費之照會其見端矣以

是而懼誠哉其可懼也雖然吾獨不解夫協商之可喜者

何在也

各國之人其情感以國為本位而以其國力之漲縮為憂

喜之準吾國之人其情感以身為本位而惟以一身之苦

樂為憂喜之準俄日之爭漠然無憂喜者衆矣其懼彼而

喜此者則皆與其所處有切近之關係者也彼以為戰費

歐關則必有一國焉長驅直入波及於吾之生命財產者是不能不懼既協商矣則無論所商若何要不能不以東三省為界限而於吾歌舞昇平經營私計之根據地固當無恙也是以喜之

雖然亦知俄日協商之後各國之對待中國當何如乎觀俄人之所索於我東三省者錯見各報今類而比之則其一曰讓地租地鑛權路權自俄以外母有所許也其二曰非俄所允不能改行政制度也其三曰非俄所允不能闢通商口岸也其四曰大員顧問官海關稅務司練兵將弁非俄人不任也其五曰已設之鐵路準設之電綫皆派俄兵巡守也其六曰稽查各港船艦管理民間衛生皆主於時事采新彙選第二卷

二 癸卯年月初七日刊

俄人也如其所索直並一切立法行政軍事外交商律民法而悉占之而要以第一條之勢力範圍為基本其他則皆由此而進演者夫第一條之勢力範圍非英之於長江流域德之於山東法之於滇粵日本之於福建所同然者乎觀俄人之進演而彼英法德日諸國獨不能乎俄之所索前以日本之抵抗而未之許然而俄人之抑勒官吏驅逐居民檢驗軍械苛防疫癘則已無所顧忌而行之況當俄日協商之後彼日本者圖與俄勢力不均面已苟其有得豈為我計然則俄之所索苟非於日本有直接之利害彼固不必為我爭之而且得援其例以行之於其勢力範圍之地不觀文匯報所載柏林之電乎俄日所享利權英

國在揚子江流域亦當同之然則德法之屬蓋可知矣且不聞俄國於中美條約中開放奉天府安東縣之事竭力反對而美國首相以之質問於俄人乎是其開放與否已為俄美直接交涉之事而於我無與他日各省商市以此例矣各省主權盡削則區區孤立之京師將為各國公共勢力之範圍而近日所建開放之議亦將由各國公共協商而不必取決於我其他一切處置亦將與今日之東三省無異然則俄日協商之果固將取吾歌舞昇平經營計私之根據地而盡占之吾不知所謂可喜者竟安在也方今俄日備戰甚亟論者常慮其不免於決裂然備戰不必為協商之障礙蓋今日國力比較之術既精兩國相抗

時事采新彙選第二卷

三

癸卯年月初七日刊

使其一國繼於兵力抑兵力敵矣而其一國有所牽掣不能傾全力於此則開戰甚易今俄日之水師之陸軍雖各報之所比較互有弱點而實力大率相等至于俄國之主戰派日本之拒俄會聲勢並盛而兩國屯煤籌餉亦皆不遺餘力此則大勢相埒而開戰實為兩傷之道乃協商之所由起也故吾不患協商之不成而獨患協商之害不必輕於開戰以東三省密邇俄日關係於其本部甚重而尚歸宿於協商則他日英德法日勢力逼近利害衝突之秋其先以備戰而終以協商者視此其所以為協商之成議者亦將視此此之協商誠吾國運之機鍵也其未成議偵探而預備之者如何其既成議相機而抵制之者如何是

吾國外交家所當出全力以籌之而全國之民尤當出全力以爲外交家之後援者也

旅順俄事述函錄九月初二日中外日報

西九月廿一號旅順有一俄報名努維克來近日所載各論均主與日本開戰日本報中近亦謂俄人或竟退出滿洲否則即與日戰而俄報則謂俄人決不退出滿洲願與日本一戰俄報又謂現在最緊要之期已到而俄人仍駐滿洲用兵力以保全其利權縱令日人如何狡詐彼終不能令俄人退去滿洲該報又謂日本無權干與中國與俄交涉之事俄人之駐滿洲者係欲保全滿洲之鐵路而使滿洲毫無亂事也而日本必欲與聞滿洲之事果爲何歟

時事采新彙選第二卷

四 癸卯年月初七日刊

豈亦有利權在滿洲當籌其保全乎抑有甚多之居民當加以保護乎倘謂日本因有居留人而欲與聞其事則澳大利腓利濱之事日本皆應與聞以該兩處日本居民不少也日本營至日本人民過多必須尋得他處作爲殖民地今日日本雖已得有台灣可作爲殖民之地惟以台灣地方其利源尚未大開而日本又無資經營故欲借他處爲殖民地也若夫滿洲地方則俄國費資甚多始將各處開通滿洲地方乃俄人以血易得之者又費無數之心力經營而得之地而今者日本竟欲與俄國同在滿洲享其利權俄國必不能允其所求故現須亟行備戰也

俄國在東方之水師大小兵艦合計有九十三艘近則海

參威歐洲尚在增派水師一俟到後則兵力更可加厚此等兵船皆已豫備戰事又每日之中常有操演之事並常在炮台近側演習記號以便通信入夜則放電光照耀於山上甚爲美觀旅順有某街市入夜則黑暗異常惟因有電光照之故甚爲明朗俄國兵船雖常放此光然旅順之馬極多而仍不驚駭可見其操演已久馬亦慣之也前禮拜之夜余曾見俄國水師在旅順海口操演在此處所放之電光更爲明朗以便照見敵人之魚雷船使其不能進口俄國水師中除兵船外魚雷船亦復甚多爲防守旅順之用故吾等常見旅順各處皆有魚雷船或藏於高山炮台之下或扼於海口惟旅順地方冬日氣候嚴寒且加

時事采新彙選第二卷

五 癸卯年月初七日刊

以北風甚緊此風可使敵人不能登岸攻擊旅順而旅順即可藉以保全也在於日間則旅順一無可觀惟見羣山四繞入於城中則惟見材木堆積又惟見兵丁來往不絕常見有持公文之兵馳馬往來又見有兵官等乘馬車而來往往見有俄兵常拖載大炮舉上炮台以及中國之苦工裝運炸藥鉛彈以至對岸故由此以觀則旅順已無處無兵惟有花園之內因不准兵丁闖入故尙無兵之踪跡也余又聞滿洲地方之俄兵常唱一歌謂中國已在俄人之掌中日本不足爲俄敵英國不敢與俄敵云云在旅順地方之兵雖服飾穢弊然神色甚爲驕傲似旅順地方不能少彼等然俄兵而外居留於旅順之日本人其數亦多

惟彼等因短於資本故貿易不能推廣而商業甚形淡泊但彼等在旅順地方俄之待視尚不過於暴虐也譯九月初一日字林西報

論各省宜特簡練兵大臣

錄十月十一日同文電報

練兵今日之急務也各省督撫所部標防各營星羅棋布非不如火而如荼也乃靖內匪則粵亂三年禦外侮亦屢次失利是殆所謂外強中乾者非與時事至此大局岌岌朝不保暮各省督撫有保守疆土之責其將若何而克固吾圉以免爲外人所侵陵乎則練兵之事烏容緩也第各省督撫皆莫不任重事繁舉凡一切地方內政外交在在皆關緊要而皆以一人任之矣之精力能有幾何而何堪時事采新彙選第二卷

六 癸卯年七月四日刊

更責以練兵之事況乎練兵之事至不易言平時督撫而無暇觀操也則必營務廢弛已極督撫而即廢冗一爲蒞閱也則平日戎馬或非所素嫻亦必不能指示機宜克中肯要是雖練兵固亦不過有名無實而無所濟則又奚怪各省所練之兵除武衛鄂軍外其他皆未有可觀者哉則各省之宜特簡練兵大臣而以慎重操防也明矣古人云養兵千日用兵一時中國之所以有今日之危亡日亟者皆以兵之未能善戰之故至兵之所以未能善戰者亦非兵之不可以訓練也威海衛英人所募之華兵且謂華兵之易練實有愈于西兵者第統兵官恒不得其人或冠扣餉銀或薄待軍士平時兵已向之側目臨陣安肯爲之捐

軀此戰事之所由不振即國勢亦因之而衰各省及今誠特簡知兵大臣而分赴各省使之專辦各該省練兵事宜厚予餉糈優加獎勵凡從前一切營務之積習一掃而空行見壁壘一新而旌旗生色矣按省分之大小而論如小省練兵五萬人中省練兵八萬人大省練兵十萬人分紮各該本省之要隘按期操練嚴定章程如有技藝嫺熟才略優長者兵則立予重賞或即授以武弁職銜官則無論營哨皆立予不次之超遷其反夫是者官則立予參處兵則立予責革似此風行雷厲號令嚴明營務未有不超色者至每月餉銀或由大部頒發或由各該本省藩司力顧大局每月就近如數撥交務期無掣肘之虞積欠之弊時事采新彙選第二卷

七 癸卯年七月初七日刊

使各該省練兵大臣得以一意練兵保衛地方常爲國家干城之寄至地方公事該練兵大臣固當約束各營將弁概不得與聞而地方官亦當以禮接待各該營將弁不得沿重文輕武之習凡地方如保護教堂及保衛行旅與夫捕盜等事該地方官亦可會商營弁派兵協同辦理如是則凡提鎮以次下至郡守千把各官之有地方之責者皆可裁撤以節經費而專責成至各該省練兵大臣其品位應與督撫不相上下准其專摺奏事至凡營中之一切升降賞罰等事各該督撫概不得與聞一切應准各該練兵大臣主政如是則各該督撫庶亦得以專心致志辦理如以上所論地方內政外交各要政而土匪之潛謀作亂強

鄴之重兵壓境如何調度之處亦由該練兵大臣與該省督撫隨時斟酌以期有濟固亦不得視督撫蔑如也嗟乎事急矣蒙之爲是說者亦以各省特簡練兵大臣則以其本省之兵力自可以保各該本省之疆土否則合各省所練之兵以與外人背城借一亦無難立集勁旅百數十萬較之有事招募倉卒成軍固自向乎其不相同也第所謂練兵大臣者尤貴簡得其人否則如今之所謂陸路提督水師提督者論其平髮平捻之功業非不赫赫也而求其與外人戰則固不堪一試則雖有練兵大臣仍與無時相等固不必多此一舉也噫嘻天下可百年無戰不可一日無兵中國至今日暮有事何以禦敵而安可不計之早

時事采新彙選第二卷

八

癸卯年九月初七日刊

哉

論辦差之俗宜速革

錄九月初一日中外日報

以人君爲業主以百姓爲奴隸其理之不通今人類能言之矣而吾以爲理之尤爲不通者不在於君而在君所用之大臣彼所爲大臣者初無所謂學問無所謂才能無所謂氣節徒以因緣際會一倖再倖遂躋卿相天下求其故而不得相與付之風水八字而已而爲大臣者則初不以爲倖也彼則實以爲其才智之過人故朝廷舍己無可屬而下僚亦與己不能爭貪婪驕奢昏愚巽懦舉天下之惡德任舉數字以求之其身而罔勿備亦可謂環球所未有而惟中國所獨產者矣其在漢員蹈此者固多而不敢

犯者亦不乏蓋入股之功雖云腐敗而其人因作入股之故幼時不能不略誦經文孔孟之言先入爲主是非之見尚有所明雖其後昏蔽已深而童而習之之語或不免有電光石火之發現故猶有所憚而不敢爲也且已身於朝廷根蒂不深中傷較易故雖位極人臣其懷而有所不敢爲者蓋亦多矣至於旗員則自幼不必識之無之字立朝不必有非種之嫌謀一筆帖式等酬參政年便爾肥碩使爲京官猶有所限一爲外官一爲外官之督撫則無所不至矣其於民生之休戚此固奈人視越人之肥瘠我輩原不必以此責之而乃於朝廷之當圖報名譽之當顧恤亦舉未嘗夢見但見彼之所能知覺者一屬員之禮貌一辦

時事采新彙選第二卷

九

癸卯年九月初七日刊

差之品物而已以禮貌定賢否官氣足者決非親民之吏是適得其反矣然猶得曰其學識止於如是無可如何耳而辦差之品物則何以解此攷官場習氣凡大吏經其所屬地方該地地方官必爲備辦一切而爲大吏者並不給價臨行則席捲而去名曰辦差此習不知起於何時而今日則已成爲天經地義凡司道府之於州縣莫不有辦差但司道府之上猶有督撫故有所憚而不敢肆至督撫與學政俱無上官其貪乃不憚於自暴而學政以無干涉地方公事之權故不爲州縣所憚其毒不至甚盛故勒索供應惟督撫專焉吾嘗見辦差者矣其備物則自筆硯紙墨燈燭帷幕以逮威服虎子無勿有焉其取材則曰粵曰甯

曰東洋曰西洋無勿屈焉其爲人則自大人太太少爺小姐以至婢媼輿臺無不全焉而此輩貪婪驕奢昏愚巽懦之督撫其舉族大約均無所事事仰給於官其來也上下率數百人人而爲之備其所費可知矣一人之未周一物之未慼卽可召州縣而詬之必如其意乃已其辦之而不善耶立于能黜不必其有罪也辦之而善耶立于超遷不必其有功也然而彼所謂超遷者非能破己之慳囊而與之也遷之豐贍之地使之自肥羅於民焉以償之往往有費一而得四五者故州縣亦不以此爲畏途而樂於自效質而言之不啻奪百姓之膏血以養犬彘眞吾民之大賊也而吏治尙可問哉而富強尙可期哉

時事采新彙選第二卷

十

癸卯冬月初七日刊

光緒二十九年十一月初八日

兵部太僕寺廂監旗值日無引 見 莊王醇王

等由 東西陵回京請 安 恭王普公延伯

各假滿請 安 熙貝勒等查驗箭枝覆 命

祥普因伊子得保獎謝 恩 于振江謝交軍機

處存記 恩 壽勳預備 召見 阿公請假

十五日 掌儀司奏十三日祭 奉先殿恭王

行禮

召見軍機 壽勳

上諭本日召見之直隸候補知府壽勳著仍留原省以知

府補用並交軍機處存記欽此

諭旨恭錄

光緒癸卯十一月初八日

將弁學堂業已開學已紀前報茲更將總教汪廣文德植開講內場約言錄下 孫子曰將者國之輔也三軍所司命也故強國必先練兵而練兵尤貴擇將惟將必出於學將才始為可用唐郭李為中興名將史稱其練習故事曉暢戎機宋狄武襄岳武穆皆精左氏春秋傳往籍所美更僕難收今變故方殷朝廷整頓軍制各直省普建學堂文武兼資所以為教甚備我湘撫趙大中丞下車之初既建武備學堂復考取將弁兵目兩項將弁一項預備統帶之用屬望尤為特厚德植根以譟陋獲預講席今開學伊始敬揭綱領為諸君告焉 一日明宗學堂之有宗旨猶經

時事采新彙選 第二卷

一 癸卯冬月初八日刊

師之有家法宗旨苟乖斯趨向悉歧本學堂宗旨以平實正大為歸本忠君愛國所組織盡社會國民之義務諸君勗哉始基不可不慎凡血氣干犯之事激詭詭邪之說務宜痛絕 一日循序近各國武學子目繁多然學科惟求該貫而為學貴有次第本學堂參酌東西武學成法稟請憲定凡內場功課若倫理歷史輿地算術測繪各學悉扶擇要領依次教授諸君講堂之上毋遽求艱深毋徒事煩雜總以循序而進學有心得庶免躐等之謂可收精進之效 一日習勤兵事雖尚陰謀而用兵最忌暮氣必主將能習勤苦兵士始能振作陶桓公連璧戚南塘築石皆以率作興事之功裕智深勇沈之量古名臣大將罔不由此

故勤之一義於武學所賅甚博不第講堂功課宜然即以功課言亦必精心毅力有真精神貫注微特軍營向日積習不可有即近時各學堂意氣亦不可萌粗之為耐勞之事精之即主敬之功業荒於嬉民生在勤往訓具在可勿務乎 一日有成學不能成學之何用項羽百戰百勝而卒歸罔濟論者於學書學劍不成時決之蓋厭常喜新乍此忽彼一心且無定主違論其他今當右武之時學堂精練將才諸君既習兵事務期成效此日學生即他時將帥講堂功課即策府勳名在堂可稱成材立朝可著成功庶無負設學盛意 以上所言不過略舉大凡然果虛心求益實事求是為學之方匡時之略不外是矣諸君以磊落

時事采新彙選 第二卷

一 癸卯冬月初八日刊

英多之概生文章氣節之鄉今彬彬一堂或効力戎行豐膺任使或親承門蔭奮迹忠勳感上憲知遇之恩蒙累朝褒旌之典世艱方亟國恥未雪誰非臣子孰無天良昔湘軍戡定大難赫然奏中興之盛烈邦人士志氣方新經前輩勳名未遠勉旃上進無辜辜望是為至要

西報述日本各報論現在時局 錄中外日報

日日新聞云現在日本與俄方議高麗滿洲之事雖常有停議之時而並無決裂之象所議一切均甚有進步其有不逾多時即將此事議妥凡兩國議約必各用方法得其其所索之利權如此商議則其歷時也必久惟後期其事或不難於決定衆人之意每病其為時過緩然此是難哉

因此次議約所關甚大自不能一議即定也日日新聞又勸告工商人等不必以戰事爲憂因照現在之情形觀之似乎不致有戰事也即使有戰日本之商業亦未必即遭損害因日本東京銀行中所存之款不少此款即可作爲戰備之用且今年收穫甚豐而商業情形又復甚佳惟今者戰事未成而謠言四起則實於商事有碍故莫妙於勿多疑慮也商業新報論日本政府於集議時不可過於秘密因若使如是則於商業工業均爲有碍所有商人均不敢營業以惟恐一旦有戰也彼等近日如居漆室不知近狀如何倘使日本官員能將各種消息知照彼等則可以安其心惟日本西報則駁此論云我等欲知該報之欲

時事彙編選錄第二卷

三

癸卯年八月初八日刊

國民新聞謂日本有等人答日本政府無狡猾之可以致

與他國交涉處處受虧而該報則以爲責之過甚因俄國雖用狡猾之法以推廣其國勢而得各處之利權准此種舉動則可敗壞國體而使他國失信於俄若日政府則事持公正以行之雖其始似甚受虧然終必能成其事也讀賣及中央新聞則論日本政府應設法保護在高麗北方之日本居民倘使歐洲各國居日本今日之地位則必當設法以保護該處居民之財產性命也國民報駁之云此兩報並未言及該處居民爲何應加以保護即使有戰則日本人民之在義州者均係照常經商未必即遭危險也若當此時則日本居民並未深入危地似可不必過慮前當俄人在此處設立采木公司之時其情形實甚危險

時事彙編選錄第二卷

四

癸卯年八月初八日刊

當此之時日本政府誠當設法以保全日本居民之利權惟即當時而論幸日本政府未聽各報之議派兵至鴨綠江此等舉動殊於和局有碍也日本政府不從民言用鹵莽之政策止應得諸人之稱許也日本報中論俄國宛如驅僧彼欲推廣其國勢必用兩種之法一用狡詐之外交法一用兵力而彼遂可得許多之商務利益在東方之阿立喀塞夫則主用兵力之法而俄使羅善則主用外交之法現在抵拒俄國不宜用外交之法以對之祇可以兵力從事在一千八百九十四年於高麗一事設日本對中國亦用外交手段則或者高麗仍不能得自主而中國仍得屬服高麗總而言之日本報之意